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參賽類別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作品名稱	玻璃圓柱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這個世界錯綜複雜

就像漩渦

有著合一的終點

每條水流

卻流向不同

我嚮往的寧靜生活

安然無波

或者洋流單向

錯綜的周圍，水流卻將我捲入漩渦

嘿呀嘿呀我奮力掙脫

廣袤的包容了無數個漩渦與洋流的大海對我說

不同的生活不是錯

只願妳

別成為罐子裡的魚

別成為，罐頭裡的魚……

一 人魚

在我的學校裡，有一座巨大的玻璃圓柱。幾十年前，某任校長設立了它。有人說，這是件愚蠢的事——那時，學校的周圍盡是稻田，學生們騎著腳踏車、走過田間的小路來上學，甚至還有人戲稱學校為「找稻田大學」；總之，這裡離海很遠。但校長獨排眾議，玻璃圓柱成為了學校建築的一環，而且所費不貲。

幾十年過去，學校在漫長的歲月中淘汰過時的一切——校園中的大樓拆了又建，但玻璃圓柱卻一直保存。也許是當年設立它的經費太過高昂，因此雖數度爭論，也沒人真的想拆掉它。只是，玻璃圓柱裡，在一些大型海洋生物死亡後，小型的生物被移出，海水也被撤除，換成了普通的淡水和一些小魚小蝦，就像個放大版的水族箱，變成了學校一大特色景致。有時，玻璃圓柱的光源更被打開，讓其中優游的小魚與飄搖的水草，沉浸在一股充滿神秘感的藍光之中。玻璃圓柱成為一種展飾。

但，在學生之中，玻璃圓柱卻有其它傳說。

每間學校都有怪談，我的學校也不例外。雖然在這個年代，關於玻璃圓柱的怪談聽來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荒謬絕頂，每年的新生，依然會從單純欣賞，變為略帶懸疑的目光。然後，流言一年一年的傳承，變成了好幾個版本，再也沒有人能確定哪一個是最原始的故事，但，不是又何妨呢？難道有人能證明原始的那個故事就是真的嗎？

讓玻璃圓柱乘載傳說的原因，是當年究竟豢養了什麼。玻璃圓柱有四層樓高，粗得放得下鯊魚，因此有人猜測裡面一開始養了鯊魚。但為什麼？於是，有個傳言是，校長將他的敵人丟進去餵鯊魚。而這個版本衍伸的故事中，有時會繪聲繪影的說：很久以前，有個校工看見水中有張慘白的臉，隔了一天那個校工就失蹤了，因為他看見了不該看見的東西。至於慘白的臉，有人說那是趁夜丟進水中還沒被鯊魚吃掉的校長的情敵，也有人說，那是水中的冤魂。

這故事一度成為迎新的夜教的一環。膽子小一點的學生，在參加完夜教之後就不太願意靠近玻璃圓柱。幾次之後，學校拒絕把玻璃圓柱借給任何系當作迎新使用，這類的事情才稍有平息。

在紛雜的版本中，有一種非常受到女孩們歡迎——玻璃圓柱最早住著的，是一隻人魚，她是校長的戀人，日復一日地在夜晚和校長隔著玻璃相會。她們強調：玻璃圓柱本來是沒有燈的，因此，人魚白天躲在水草中，夜晚才藉著校長手提的燈找到他，而且，從不讓其他人看見自己。只有一次，夜巡的人員不小心走近，卻看見厚重玻璃後一張慘白的臉瞪著自己，他嚇得丟掉手電筒，而校園從第二天開始，再沒有他的身影。

種種怪談在每年的十月最是流行，在十一月退燒；到了十二月，幾乎就不再有人提起。在這個充滿了故事的時代，這種校園傳說不太稀奇，只能聊勝於無地拿來嚇嚇新生。

蘭吃著晚餐，心中卻想著之前聽到的校園怪談。雖然她個性安靜，因著朋友，校園怪談她還是一個也沒漏掉。好友們說著那個故事的那頓晚餐，她還記得當時的歡快氣氛。然而，今天下午在玻璃圓柱前的一幕，卻讓她感覺到有點害怕了。

蘭覺得，她看到了一張臉。一張慘白的臉。那時，她正要搭上電扶梯，在茫然的等待中亂轉著視線，然後就對上了一雙眼睛……在那短短的幾秒鐘之內。

唯一慶幸的事情是，她覺得，那慘白的臉雖然帶著哀怨，卻並不像針對著自己，反而就像在發呆般的沒有焦距……

那天晚上，蘭做了個夢。夢中，她是個士兵，在戰爭時期跟落敗的隊友走散了，身後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不遠處有一隊追逐著自己的敵兵；蘭賣力的奔跑著，最後，她來到了玻璃圓柱前。此時的玻璃圓柱，並沒有和現實生活一樣是正心大樓的一部分，而是獨立的沐浴在白色的陽光中——像是陰天的天色，卻明亮而涼爽。

聽著附近傳來的腳步聲——蘭甚至「看見」追兵就在離自己一個轉角的地方，包圍的沒有任何退路與死角。蘭停在玻璃圓柱前，抬頭，卻看見玻璃圓柱裡頭，有許多輕飄飄的寬長布塊，然後，一個女人笑盈盈地從布塊後現身，向蘭伸出手，輕輕一拉，蘭就進到了玻璃圓柱裡，藏進了在水中被水流任意改變方向的那些布塊之中。

水中，有好幾個一樣包在一堆布塊裡的人，一臉不贊同的望著蘭；而女人雖然保持著笑臉，卻沒跟蘭說話，只是拉著她穿到另一頭，再輕輕一推，蘭就離開了玻璃圓柱，此時，四周圍靜悄悄的，再沒有其他人。遠方，有一片看來和這裡格格不入的草原，金黃色的陽光煞是刺眼，蘭想看清楚，卻走不近，最後只得放棄。

蘭回到了自己的家，過了幾天，不知為何再次來到了玻璃圓柱前。然而，這次的玻璃圓柱雖然依然沐浴在那種陰涼的白光之中，卻沒有任何一片飄搖的布塊，更沒有那些飄在水中的水人；再下一幕——蘭模模糊糊的感覺是又過了幾天，她站在玻璃圓柱前，玻璃圓柱卻已經碎裂成為廢墟。然後，夢就醒了。

這也許不算是惡夢，至少，蘭並沒有往常作惡夢後常有的大汗淋漓。她想了想，最後決定歸咎於期中考的壓力——在很久以前她媽媽就說過，那種像是被什麼東西追逐的夢，往往暗示的是現實生活中被某些「期限」追著跑的事情，像是作業、考試。連帶著昨天看到的那張臉，大概也是這樣吧！畢竟，蘭並不覺得校園傳說可信。

翻看著行事曆，蘭皺眉想著，是時候念念書了，大一的課業沒有入學前想像的繁重，但還是該念書；先念點書，別繼續自己嚇自己，或許就不會作那種夢了。但就在她出門鎖門的那一刻，一個像是悄悄話的聲音說著：「她們就是人魚。妳也是。」蘭來不及細想，喀啞一聲，門就鎖好了，蘭也忘了那個聲音，只記得：原來這就是人魚啊……

二 藏妖

艾美躺在草叢裡，不遠處，有條溪流。這片草地位處小鎮附近，從她的家出發到這裡只要穿過一小片稀疏到無法稱為樹林的樹群，每當她想一個人靜一靜時就會來這裡。

這個地方人跡罕至，卻很有名——負面的有名。這裡鬧鬼，從很久很久以前——說不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定在西部牛仔那種時代就有這傳說了。但，艾美不在乎，這個地方她來很多次了，根本沒鬧鬼。

下午的陽光是金色的，燦爛卻也刺眼。艾美有些睡意，就把看了一半的小說蓋在眼睛上，隨著輕拂的微風，沉入夢鄉。在這裡作的夢，從小到大都是同一齣：關於一個妖怪與沉睡的女人的一個沒頭沒尾的故事，艾美從害怕到習慣，最後，變得期待——如果一直夢下去的話，也許有一天，她能看到結局也說不定呢？

咚、咚、咚、咚……

在沉入夢鄉前，她總是聽見自己的心跳聲。一聲聲規律的咚咚跳動，最後再變成戰鼓的聲音，也成為夢境的開端。在小鎮的傳說裡，當戰鼓響起，就是鬼魂出來作亂的時分……

沉沉的夢境帶了點恍惚的節奏，艾美看見金黃色的陽光灑落覆蓋了一整片草坪的落葉上，周圍還有小小的溪流與樹木，這片自然的美景沒有一點工業污染，即使有建築物，看起來也相當原始純樸。

和現在的世界相同，附近有個大概數百人口的城鎮，艾美在地理課學過，有水的地方較易形成聚落，而城鎮的人們在這裡發展了得還算繁榮，直到有一天，在溪水旁邊的小山坡上，出現了一個妖怪。

妖怪出沒的時刻，多是在清晨與傍晚。唯一的徵兆是一陣像是戰鼓的聲音，然後，他便會從山坡上現身，直衝入城鎮裡殺人。這妖怪外觀其實大致也像人——一個光頭、裸身的男人；然而，在他的後腦勺到背上，是一整個「龐克風」的突出的骨頭，也許就像是延伸的脊椎骨吧，艾美想了多年，卻依然無法找到一個精確而簡短的形容詞來描述它。妖怪的眼睛也異於人類，是一對像是蜥蜴或者蛇一般的眼瞳；而它的舌頭，卻又像是青蛙一般可以伸長，把人攔腰捲個幾圈……也許青蛙雖可以伸長舌頭卻不能伸得這麼長吧；有時候，妖怪也會用尖細的長舌頭，把人從上而下，從中直接剖成兩半，可以想見它也是相當尖銳的。

城鎮的人們想了許多對策，努力想找出妖怪的起源，趕走妖怪或者殺死它，卻總是徒勞無功。然後有一天，頑皮的小孩們偷偷溜進山坡邊的樹林裡玩，在回到村落後，帶回了一個奇怪的發現——森林的某處有片沒有樹，卻充滿落葉的草地，在落葉堆的中間，有個睡著的女人，他們用盡所有方法都叫不醒那個女人，等候許久，女人也沒有要醒來的跡象。自從妖怪出現後，人們就不大敢進入樹林了，因此，那個女人是從何時睡在那裏的，也沒有人知道。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城鎮的大人們商議了一陣，選了幾個身強體壯的人進入樹林，把那個沉睡的女人帶回了城鎮。女人有著白皙的皮膚與黑色的長髮，她的身上沒有任何可以判斷身分的東西，城裡也沒有任何人認得那個女人。過了十幾天，女人一直都沒有醒來，臉龐卻不見絲毫憔悴，只是安詳的睡著，便引起了人們的議論：會不會，這個女人其實也不是人，也是個妖怪呢？應該趁她沉睡時殺了她嗎？或者她是傳說中的魔女，如果善待她就可以幫忙他們除去妖怪呢？爭論的聲音一天比一天大，女人卻從未醒來；最後，在妖怪又一次的攻擊之後，人們作了個決定——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將女人帶到妖怪最常出現的那片山坡上，把她留在那裡。

日子很快到來，城鎮的女人們幫沉睡的女人換上一件白色的洋裝，梳理頭髮，在她身周放滿鮮花，然後，四個男人將女人躺臥著的擔架抬起，伴隨著另外四個全副武裝的男人，浩浩蕩蕩的將女人抬到了山坡上。這陣容像極了婚禮但又像葬禮，艾美這麼覺得，卻不太確定。畢竟，她只是一遍又一遍的、大概的夢見這個故事，夢裡的人們卻不會對她說話或者解釋，這就和看沒有字幕與旁白的電影差不多啊。

在男人們完成任務並逃回城鎮後，女人的周圍起了大風，鮮花被吹開，而一片又一片的落葉被吹落到她的身上，逐漸的掩埋了她。燦爛的金黃色陽光照耀在這片落葉堆上，實在讓人難以和任何不好的事物作聯想。然後，在落葉堆之中，女人睜開了眼睛，碧綠色、像是寶石一般美麗的眼睛，她微笑了；然後，戰鼓的聲音響起……

艾美醒來，心滿意足的伸了個懶腰。夢境幾乎每回都停在這裡，有時候，她還會看見妖怪破土而出的那一瞬的畫面才醒來，然而，關於妖怪和女人的關係、或者說，他們究竟有沒有關係，卻從來沒有答案。艾美一直覺得那會是這夢的答案，多年以來，她也有幾個猜想，但即使每回來這裡睡覺，夢境卻沒有更多的提示了。

三 墜龍

20170527

上禮拜掉了的日記本沒找到……真不知道該不該煩惱。好消息是我沒署名，而且是小時候的日記了，超歪斜的筆跡想必沒人認的出來，所以好像也不算有啥隱私問題不會丟臉……但壞消息是可能真的找不回來了啊哈哈哈哈哈……我到底為什麼要把它帶去學校啊……

好啦，昨日之日譬如昨日死，丟了就丟了不過是本舊日記嘛雖然覺得被人撿走的話還是很羞恥的嗚嗚……

今天沒什麼事情，日記就這樣吧。嗯，不然記錄一下食物好了……高工對面那家火鍋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店 CP 值滿高的，然後明天早餐想吃火腿蛋吐司……前提是要爬得起來啦一連餓好幾天了，可是不到最後一刻怎能輕言起床><還是其實跟共筆的梗圖一樣棉被會吃人所以賴床不是個問題而是每天的戰爭？恩我從紀錄食物變成紀錄笑話了欸希望沒寫錯字，不然要是這本也丟了被人撿到就真丟臉了哈哈哈哈哈！！！！

20170527 23:35(今天沒事情了準備洗洗睡了吧) May

蘭看著從圖書館借來的原文書裏頭夾著的一本薄薄的日記本，覺得有些無言。這日記的主人是不是一直在丟日記啊？這本日記也才寫第一頁啊！而且內容就是丟了一本舊日記本！然後這個字跡與文筆、標點符號……唉，該把它悄悄拿回夾著它的原文書的架子上放嗎？還是拿去學務處失物招領啊？貼到中山醫大家庭？

蘭開始想像如果自己是這日記的主人，會想怎麼找回這本日記……嗯，絕對不要是中山醫大家庭，可是學務處好像也會在學期末開公告耶，感覺還是挺丟臉；那如果放回架子上呢？嗯……如果在圖書館的架子上找到自己的日記本……會覺得沒找到還比較好吧……

雖然丟臉的不是自己，可是把幾種可能情況代入自己後，蘭覺得，還是還書的時候把這本日記本夾回去，對原主人和自己的心靈比較不會有傷害。打定主意後，蘭就不理那本日記了，畢竟，期中考要到了，而她還有大概一半的內容沒念！雖然要把日記跟原文課本一起還，可是看日期，這日記也已經在外流浪一個禮拜了，再多耽擱幾天也許沒問題……等等，2017？

雖然已經決定好不要再隨便看別人的日記了，蘭卻突然想到一個奇怪的事情，今年是2018年，但那篇的日期寫的是2017，所以，它已經在圖書館待了一年多了？竟然都沒被找回去！其實原主人真的不怎麼在乎它對吧？

唉，反正課本她一定是等到期中考結束後才要還的，那這日記，也等到時候再一起夾進去吧……

「耶？妳說妳拿到一本日記？」

蘭轉頭看向走在自己身側的人。鈴是蘭在體育課認識的好朋友，但卻大了蘭一屆，這並不是因為她去年被當，而是學校這學年度更新的選課機制使得大一、大二的學生可能選到同一堂體育課。

比蘭多在學校待了一年的鈴，個性活潑，交友廣闊，因此，她在大一那年就差不多逛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完了所有中山醫附近的景點、餐廳，也因此，對於一年級新生會感到驚訝的事情，她也幾乎都不覺得驚訝了。其實關於玻璃圓柱的傳說，也是她跟蘭說的。

鈴在圖書館打工，想到了這件事情的蘭便趁著體育課問了她：如果在圖書館檢到東西該怎麼處理。但鈴的驚訝，卻是蘭始料未及。

「嗯，還蠻薄的啦，而且只有一篇，好像是去年五月掉的吧！」

「五月？果然，又是 May 啊……」

聽到了蘭的回答，鈴皺起了眉頭。

「May？我不是說署名啦。它的日期有明確寫著五月，雖然說她叫做 May 感覺也挺巧合的，哈哈。」

感覺到鈴的態度變得有點怪怪的，蘭於是把語氣轉得輕鬆點，雖說體育課結束也總是讓人心情特別好，大概一部份是因為終於結束了這累人的時光，一部份是因為真的有藉由運動分泌傳說中的腦內啡吧，哈哈。

「唔……我知道啦！蘭，妳記不記得我們上次說的校園傳說？」

甩甩頭，鈴平復了一下心情，再度用著有些輕快的語氣問著。

「校園傳說？妳是說玻璃圓柱嗎？」

對於話題突然轉到校園傳說，蘭感到有些訝異。雖然說自從做了那個夢之後，她對於玻璃圓柱也有更多的好奇與在意，然而，竟然有這麼巧的事情，原來 May 也和玻璃圓柱有關係？而作了那種夢的自己也這麼巧合的檢到了 May 的日記？

「不是啦。我說的是圖書館的。圖書館也有一個傳說，妳記不記得？咦，還是我沒有跟妳說嗎？」

鈴偏了偏頭，準備開始回想自己跟蘭講過什麼，又有什麼沒講過……唔，這有些困難，她應該跟至少十幾個新生講過校園傳說了吧，但具體來說是跟誰講過哪個，倒是得好好想了想……

「喔，圖書館的？郁涵有說過啦！我們上次吃飯的時候，妳們就把所有校園傳說全都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講過了。」蘭聳聳肩，想起了那個超時回家的晚餐日，她差點被住在樓下的房東太太碎碎念到想搬家；不過不提這事的話，房東太太其實人挺好的。

「嗯嗯，我跟妳說，May 其實就是圖書館的傳說的主角喔，雖然我們其實不太喜歡講啦，但妳都遇到了……」

話講一講，鈴的情緒又莫名低落了起來。蘭覺得有點棘手，她實在不曉得究竟為什麼鈴似乎對於這個校園傳說態度不同。但不需要她反應什麼，鈴就自動地說了：

「郁涵講了喔……好吧，我覺得我還是重新講一次好了。其實呢，May 以前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她還挺喜歡圖書館的，常常來借書、自習。然而有一天，大概在下學期快要結束的某一天，May 出了意外，就再也沒來過學校了。而從下個學期開始，不時有人在圖書館檢到 May 的日記。這些，郁涵應該都有講過吧。」

鈴看向蘭，看見她點了頭有回應後，繼續說道：

「在某些版本，嗯……妳一定也聽過某些人是這樣說的：May 的靈魂飄盪在圖書館裡，所以才會有那些日記；就像玻璃圓柱，時間久了故事就多了許多分歧，然而，May 的事情其實沒那麼久，卻還是被很多人講的像那些歷史悠久的傳說，我不喜歡這樣。」

蘭覺得稀奇，這好像是她第一次聽見鈴對一件事情這麼直接的表達不悅。而鈴卻像是陷入了自己的世界一般，沒去關心蘭的心情。她頓了頓，像是在斟酌著什麼一樣，好半晌才開口：

「其實，May 是我的表姊，我們小時候常玩在一起。」鈴的聲音越來越輕，而蘭看了一眼她的表情，就決定繼續保持沉默。也許，鈴其實想認真的傾訴這件事情，卻一直沒找到合適的人，與合適的時機。

「那是五年前的事情了。那場意外後，May 沒有死，只是一直昏迷不醒。醫生說，雖然機會小，但也還是可能有奇蹟。」

我們一直等著，奇蹟卻沒有出現。然後，去年，我也來到中山醫念書，才聽到這個傳說。

那些人真的很過分。」

鈴低低地說著。蘭沒有問她最後那句話的意思，因為她也聽過，很多版本的傳說，說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的都是死者的靈魂遊蕩在圖書館。在陌生的人來說，校園傳說只是茶餘飯後的消遣，對當事人的親友來說，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難怪當時郁涵一邊說這故事一邊看著鈴，而且對這傳說相當的語帶保留。

「蘭，妳可以把那本日記帶給我嗎？」鈴再次甩了甩頭，試圖去除掉自己的情緒。

「好啊，明天可以嗎？」

雖然隔天沒有體育課，但蘭顧及鈴的心情，於是這樣問。

「好。謝謝妳。」鈴點了點頭，然後，遲疑的說：

「我其實已經收集了很多這樣的筆記本了，就連她小時候的日記現在也都在我這邊，如果妳還想知道什麼的話，下次來找我看吧。

至少，妳比那些只想隨便加油添醋，完全不顧別人心情的道聽塗說的傢伙們，好的多了……」

蘭看著鈴，點點頭。雖然她對於 May 的其他故事其實不是那麼有興趣，但也許，她可以花時間陪陪鈴，至少，讓她不必獨自一人面對這種校園傳說。

約定的時間在期中考後。中午時分，蘭來到了鈴的宿舍。她帶了兩顆蘋果——鈴會煮午餐，而飯後水果就由蘭準備了。

就和鈴說的一樣，日記的數量非常多，而且，大多數都和蘭當初拿到的那本一樣只在第一頁寫了一篇，就「被原主人忘在圖書館了」。好在，說是日記，也都是寫在普通的筆記本上，如果用那種每年年底書局賣的那種手帳本的話，重量肯定重了不只一倍。

鈴一邊吃著自己煮的麵，一邊對蘭解釋：之所以能拿到這麼多本日記，是因為她是 May 的親人。為了得到這些筆記本，她當時還拿了戶口名簿給保管這些「遺失物」的人員看。在圖書館打工，其實也和這件事情有關——如果有人把遺失在圖書館的日記送回，她就能優先取得。

「這兩本是 May 小時候的日記。」鈴把特別厚的兩本真正的日記本塞到一個已經放了一本小筆記本的紙袋子裡，隨後，又從一堆看起來差不多的筆記本中找了一下，挑了一本出來，又放進去。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那本小的是我們暑假整理出來的結果，雖然也不算什麼結果啦，不過感覺就是有點關聯。May 其實當年不是只愛圖書館，她也常常在繞實驗大樓那個螺旋梯。」鈴指著其他的筆記本，繼續說：

「然後，『後來』的這些日記……總結起來，好像一直在重複著某段時間……弄丟日記、找回來，好幾篇都是這個。妳有興趣可以自己看……但 May 在學時人緣也挺好，應該不會被霸凌。我不懂她為什麼總是繞在這件事情。」

鈴收好碗盤，拿起蘋果啃了一口。後面的時間，她就真的一本一本的拿起那些日記跟蘭講解、討論，一直到下午三點換成她要去上課了，蘭才拎著那個紙袋，一起離開鈴家。

翻看著那些日記，蘭不意外的看見校園傳說。但意外的是，May 說故事的筆觸和記日記差很多；此外，對於螺旋梯，她提到了另一個故事，另一場夢。

那天晚上，蘭又作了夢。

實驗大樓的螺旋梯有個非常老掉牙的傳說，就是樓梯的數目會在入夜後增多。而蘭的夢和此毫不相關。

在夢中，蘭是個大約 10 歲的小孩，住在一個傳統的小鄉村，鄰居都是親戚。這鄉村傍山而居，從二樓背陽面那邊的窗戶往外看，會看見一片樹林。

而夢境之所以不是真實，就是它的有些視野實在很不真實。

這幾天，大人們說後面來了兩條大蛇，隨著他們說話，兩條烏溜溜的蛇鑽在樹林間的畫面就此顯現。小小的蘭跑到那個窗邊往外看，一瞬間，她就置身樹林。蘭抬起頭，發現眼前有隻龍躺臥著，是那種中國古代的龍。龍的臉正對著她，眼睛卻沒有焦距，所以蘭知道，這龍，大概是快死了吧。蘭轉頭，又是一瞬間，她就回到了屋子裡面。她跑到大人們聚集的一樓，告訴他們關於龍的事情。蘭的舅舅跟著他跑上樓，樹林間，卻已經沒有龍的身影，只有蒸騰繚繞的雲霧。然後，大人們議論紛紛的從正門出發，準備實地走訪後面的樹林。

在蘭要模模糊糊的從這個夢裡面醒來時，有句話打進了她的心理——也許，龍是故意躲起來的，牠不想讓人看見，自己瀕死的一面……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然後又跳出了個畫面，蘭從遠處看著學校的螺旋梯，但這時的螺旋梯上似乎佈滿了裂痕，微微的抖動著，像是鱗片，像是深深的喘著氣的一條，龍。

蘭醒來，遲鈍的腦袋遲鈍的想著，為什麼最後一個畫面離螺旋梯這麼遠呢？她茫然地往鬧鐘一瞥，時間還早啊。於是蘭直接翻了個身，不再糾結這問題；而下個迎接她的夢境，是沐浴在一片白光裡頭的，玻璃圓柱。

四 迴光

艾美覺得奇怪。這幾天她總是昏沉得想睡覺，但她也沒做更多的事情啊，怎麼回事？此外她覺得，往常忽視她的那些目光，竟然變得討厭極了。

唉，看來她該去放鬆放鬆心情。

那天放學，艾美再次來到草地。一如既往地看了一陣子的小說，然後，躺在草地上睡覺。

夢的開端一如既往；不同的是，艾美不知道為什麼越來越覺得害怕。但夢境可不管艾美的心情，照著自己的節奏『播放』到結局，就在沉睡的女人睜開眼睛後，艾美終於明白了自己今天的恐懼從何而來。

這一次，她不再是旁觀者了。戰鼓響起，下個瞬間，破土而出的妖怪，直直往她衝來，尖利的舌頭，就要從艾美的頭上劈下……

在她要裂成兩半的瞬間，艾美醒來。管不了掉落在地的小說，艾美頭也不回的往家裡跑去。

這裡不是鬧鬼，傳說是假的；這地方鬧妖怪，這才是真的。

還有，妖怪看見自己了。

艾美衝進家門，一路直直跑向自己的房間，但突然，她聽見大門外傳來一種像是在刮門板的聲音，伴隨著非常微弱的戰鼓聲響。艾美害怕極了，卻也只能在房間內轉來轉去，想不出一點好方法。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在她之前的調查中，總結就是沒有人知道該怎麼逃離妖怪啊！除了逃跑以外，就是逃跑，遠遠的逃……但是，現在妖怪看見自己了……怎麼辦？

偏偏在這個時候，那種昏沉的疲憊感，竟不由分說的一股腦地席捲而來。艾美只堅持數秒，身體一歪，直接躺倒在床。

窗外，戰鼓的聲音不知何時停了。

月光之下，妖怪的身影如同一縷輕煙，消失。

而艾美的身影，也和妖怪一樣，無聲無息地消失。只留下一間整齊齊齊，就像沒有人來過一般的房間。

離此很遠、幾乎是小鎮市中心的一間醫院，卻隱約傳來一陣兵荒馬亂的聲音。這一天，奇蹟終於降臨。

五 玻璃圓柱

空無一人的玻璃圓柱依舊沐浴在潔白的光中。

蘭站在玻璃圓柱前，仔細地打量它。她發現那玻璃壁似乎不是光滑的，反而充滿了細小的氣泡，嗯，不對，氣泡是水裡的。蘭左右張望，不知何時，她又進入玻璃圓柱，和上次夢境裡見過的人魚一樣，優游其中。

蘭靠近玻璃，從裡面看和從外面看的感覺真不相同。光線的投射在身上的感覺就和待在游泳池裡一樣，是一種斑駁的美麗。

透過厚重的玻璃壁，蘭看見正心大廳就和平常一樣，有來來去去的人，感覺這是剛下課或快要上課的時段，幾乎沒人往她這裡看過來。

蘭輕張開口，吐出一團泡沫，然後往上游去。玻璃圓柱在正心四樓是看不到得，她想看看頂端。

蘭游啊游的，突然想到自己變成魚了，那魚鰭長怎樣呢？她彎了彎身體，卻發現沒有傳說中的尾巴與魚鰭，反而是一團又一團的布塊，唉，所以人魚其實是沒有魚鰭的。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探究著，蘭忘記了原本的目標，然後聽到一聲呼喚：

「欸、欸。」

蘭轉身，看見一個大概和自己差不多年紀的女孩。

「妳是新來的嗎？」

然後，她看見更多的人。

「瑤梅，她不是。她還活著，只是在做夢而已。」

在更遠處，一個看來較有年紀的女人說。蘭看向她，莫名覺得有點眼熟。

「那是受傷了嗎？跟我一樣？我也是在作夢。」

瑤梅這麼說著，看起來有點落寞。

「沒有，她沒有事。這是第一次有活著的人這樣，我也不太明白。」年紀稍長的女人往她們游來。蘭想起來了，這是第一次做夢時將自己拉進來的女人。

「我叫做淑玲，木蘭，能不能說說妳夢見的玻璃圓柱？」

女人簡短的介紹了自己，下一句話就直奔主題。在她說完這些話後，蘭發現，原本變得有些模糊的那場夢的記憶，突然清晰了起來：

「我第一次來時，是妳把我拉進來的；第二次，我站在這裡，卻空無一人；第三次，這裡變成了廢墟。」

其他的人在他們談話時靠了過來。聽到蘭的最後一句話，她們面面相覷了一會兒，然後，像是鬆了一口氣般。

「所以，妳就是最後一個人了。」

淑玲看著蘭，緩緩的說。然後她牽起蘭的手。就像是在玩虛擬實境，玻璃圓柱的故事，開始在蘭眼前播放。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很久很久以前，淑玲是某任校長的妻子，因生產逝世。校長非常想念她，最後，聽信了某個奇怪的傳說，在校園裡設立了玻璃圓柱。

玻璃圓柱是正常的，卻又不是正常的。這裡其實未曾鬧鬼，但校長從此能在夢裡和淑玲相見。淑玲卻不快樂，她被關在這個玻璃圓柱裡，失去了自由。在玻璃圓柱從海水改換成淡水的時候，其實她心底有些期待與雀躍，沒想到，她還是出不去。然後，在一場意外中，有人加入了她的窘境。

如果有人玻璃圓柱附近發生意外，那麼，在這個人過世後，就會進入玻璃圓柱。這是淑玲與後來的許多人得出的結論。

玻璃圓柱讓他們自由卻又不自由，因為這裡，他們能進入親人好友的夢境，但當親友因歲月而跟著逝世後，他們的靈魂還是離不開這裡。他們像是魚般自由穿梭，卻又被困在這巨大的水族箱中。

現在，蘭說她夢見了這裡空無一人，再夢見這裡變成廢墟，那麼，也許他們將得到自由。人魚的夢是不會騙人的。

雖然對於蘭的狀況有些疑惑，「人魚」們還是帶著欣喜，教導蘭如何穿梭夢境。

「對了，妳是不是撿到『我的日記』？」

突如其來，一句話插進了人魚們和蘭的教學話題中。蘭轉過頭，發現瑤梅盯著自己。瑤梅……梅，所以，她就是 May？

六 交錯

艾美有種很不真實的感覺。原來，過去幾年她一直昏迷不醒，現在的自己，才是真正醒著的。

難怪那些人的眼神總是從自己身上穿過。一直以為這是種霸凌的自己好傻啊……

愣了愣不清楚的腦袋，艾美再度沉入夢鄉。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但夢境卻是意料之外。

艾美端詳著這片熟悉得不能熟悉的草皮，心中哀號。為什麼又來到這裡了？我明明是在醫院啊。幸好，沒有鼓聲，也沒有妖怪。不情願地在草地踟躕一陣，艾美決定試著往遠方走去。

然而走沒幾步，從她剛離開的地方，不祥的鼓聲響起。

艾美跑了起來。沒有目標地往前跑。在這觀無人煙的地方，這一次，她非常肯定妖怪的目標是自己，而往哪跑都好，只要遠離牠……

跑著跑著，妖怪的速度卻比艾美快，眼看牠伸出長長的舌頭要攻擊自己了，卻有一雙手，眼明手快的拉走了艾美。

咚。

一個鈍鈍的撞擊聲。艾美轉頭，卻發現妖怪不見了。而自己在一個奇怪的水族世界裡。難道，這就是夢境的新發展嗎？真相？

「別發呆欸，藏妖還在外面。」

聽到這句話，艾美才發現自己的手還被人握著，而那手的主人是個和自己年紀相仿的女生。黑色的頭髮……艾美肯定她不是沉睡的魔女，卻不明白她是如何救她的。

「我是蘭，我觀察妳的夢半年了。藏妖也許能幫我忙，妳介意我把牠帶走嗎？」

聽到這句話，艾美覺得有些傻眼。那個妖怪除了殺人以外，能幫什麼忙？她都看到她被追著了，怎麼還會認為她和妖怪是朋友，還先問她意見？

蘭看了艾美一眼，好像明白她在想什麼似的笑了起來。這時，水中突然出現另一個女孩，她對蘭說：

「龍答應了。」

艾美看著女孩，突然發現她的口型並不是英文，但自己卻聽的懂。因為這是夢境？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看她又要陷入思索，蘭對艾美說：

「別發呆了，先帶妳到墜龍那邊。」

墜龍，顧名思義就是一條從天墜落下來的龍。但艾美實際看到牠時，心中還是一番震撼。

和藏妖不同，墜龍的氣息微弱，喘氣喘的兇。氣勢卻依然不凡，艾美覺得，也許牠真的能對付藏妖。

但蘭卻不是那個意思。

「墜龍是最後要送大家一程的啦，妳等著看。」

語畢，蘭把艾美留在了墜龍身邊。艾美仔細的看著墜龍，發現鱗片下，若隱若現的排列著像極了一道樓梯……

墜龍看向她，沒什麼表情，艾美卻嚇得把眼睛轉回蘭那邊。這一看，才發現玻璃圓柱裡，不知道什麼時候多了那麼多人。

那些人一副在拔河的狀態，所有人一個接一個地排在蘭的身後，努力幫著她把什麼東西往內拉。艾美仔細一看，發現那個卡在一半不斷掙扎的東西，好像是藏妖。

來不及驚訝，艾美看到，蘭和那些人突然往後散開，然後，蘭拉著另一個女孩跑了過來。

咚的一聲，女孩撞上了玻璃，蘭卻輕易地穿過了它。藏妖在玻璃圓柱裡，卻沒有對任何人展開攻擊，只是茫然的亂轉著。

蘭看著這狀況，再次回到玻璃圓柱裡——她停在了玻璃的中間，一半在內一半在外，拉住了女孩的手。這時，藏妖才像是有了目標一樣，往她們的方向攻去。

喀拉一聲。

在快被舌頭打到的那瞬間，蘭躲開了。而藏妖的舌頭像鞭子般擊碎了玻璃圓柱。看見玻璃圓柱碎裂，那些在水中漂浮的人影全衝往那個缺口，抵住了那逐漸變大的裂縫。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說也奇怪，原本藏妖甚至是可以穿過那些人影的，在玻璃圓柱出現裂痕後，卻變成實體的阻礙。

在人群中，一個年長的女人把蘭和女孩推了出來。她們兩人離開後，玻璃圓柱整個裂開，強勁的水流也瞬時傾瀉。

看著洶湧而來的水柱，艾美還沒驚恐，就發現自己被什麼東西攔腰捲了起來，然後，她聽到蘭的聲音：

「抓穩喔。」

原本奄奄一息的墜龍，在強勁的水流沖過來後，竟變的強壯有力了。待確認好蘭等人都安全的抓在自己身上後，龍鳴了一聲，往天上飛去。

這樣的旅程，艾美從未想過，雖然藏妖也是個超現實的存在，但搭著龍飛到天空，這感覺……實在是難以形容！

天空的雲美的讓人記不住。恍惚般，艾美又要陷入沉睡，卻又像是才要真正醒來，在意識逐間模糊時，她隱約聽到一個聲音：

「世界真的很大……妳的妖怪還真可怕啊。妳真有勇氣。」

然後，她聽到像是醫療儀器的聲音，越來越大聲、越來越刺耳。

「也許有一天我們會見面呢？」

艾美睜開眼睛，模模糊糊的，她覺得她好像夢見了什麼，但剛要開始思考，那夢就和其他夢一樣，沉入腦袋深處。

七 平行

蘭睜開眼睛，感到疲倦。半年前，她從電扶梯上摔下來，腦袋撞擊地面，幸好，還是救回來了。只是這半年來她時常如此昏睡。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說起來，她也在玻璃圓柱附近出意外了呢。

那場意外其實是電扶梯損壞，脫落的踏板撞毀玻璃圓柱，她才連帶受傷。

但，隨著玻璃圓柱損毀，她不會成為人魚；再也不會有人，成為那罐子裡的魚了。

雖然世界很大，一定有更多的故事行走世上。

但那也不一定是她的旅程了。

蘭閉上眼睛，決定再睡一會兒。

床頭櫃上，只剩下時鐘滴答走著的聲音。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在錯綜的漩渦裡
來自不同的我們相遇
復又分離
變回寧靜
若我成了單一洋流
是不是就此生活平順，不再遇見你？
嘿呀嘿呀我奮力游動
也許某一天
這世上還有某個漩渦
然後我們再次相聚
再次分離
·
這是我嚮往的生活
相聚與否，至少
我們都不是
罐子裡的魚